

西陽雜俎附續集三



西陽雜俎
附續集
(三)

段成式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西陽雜俎
三冊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段成式撰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

附津逮祕書本西陽雜俎卷首段成式序及續集卷末毛跋

西陽雜俎序

唐 太常少卿段成式撰

夫易象一車之言。近於恠也。詩人南箕之奧。近乎戲也。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。及恠及戲。無侵於儒。無若詩書之味大羹。史爲折俎。子爲醯醢也。炙鴟羞鼈。豈容下箸乎。固役而不恥者。抑志恠小說之書也。成式學落詞曼。未嘗覃思。無崔駰眞龍之歎。有孔璋畫虎之譏。飽食之暇。偶錄記憶。號西陽雜俎。凡三十篇。爲二十卷。不以此閒錄味也。

跋

西陽雜俎前集。余旣已梓之矣。茲續集也。前後俱有諸臯記。其命名之義。從來難解。宋人有以中行獻子許梗陽人巫臯等事爲解。理或近之。或曰。靈奇祕要辟兵法有咒曰。諸臯。則益近於誕矣。寺塔記載長安兩街梵刹徵釋門事甚委。更著壁障繪畫。而不及土木之宏麗。蓋以文皇帝掃靖一處烟塵。便建一伽藍爲功德。其輦轂之下。已有燕許諸公立金石而表彰之。柯古不作贅疣也。若與楊銜之對案。西京東都。各自生面。癸酉嘉平月。鑄工告竣。漫爲識。湖南毛晉

酉陽雜俎續集目錄

第一卷

支諾臯上

第二卷

支諾臯中

第三卷

支諾臯下

第四卷

貶誤

第五卷

寺塔記上

第六卷

寺塔記上

第七卷

酉陽雜俎

續集目錄

酉陽雜俎

續集目錄

金剛經鳩異

第八卷

支動

第九卷

支植上

第十卷

支植下

酉陽雜俎續集卷一

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

支諾臯上

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。其遠祖名旁龜。有弟一人。甚有家財。其兄旁龜因分居。乞衣食。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。乃求蠶穀種於弟。弟蒸而與之。龜不知也。至蠶時。有一蠶生焉。目長寸餘。居旬大如牛。食數樹葉不足。其弟知之。伺間殺其蠶。經日。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。國人謂之巨蠶。意其蠶之王也。四鄰共縲之。不供穀。唯一莖植焉。其穗長尺餘。旁龜常守之。忽爲鳥所折。銜去。旁龜逐之。上山五六里。鳥入一石罅。日沒徑黑。旁龜因止石側。至夜半月明。見羣小兒赤衣共戲。一小兒云。爾要何物。一曰要酒。小兒露一金錐子。擊石。酒及樽悉具。一曰要食。又擊之。餅餌羹炙羅於石上。良久。飲食而散。以金錐插於石罅。旁龜大喜。取其錐而還。所欲隨擊而辦。因是富侔國力。常以珠璣贍其弟。弟方始悔其前所欺。蠶穀事。仍謂旁龜試以蠶穀欺我。我或如兄得金錐也。旁龜知其愚。諭之不及。乃如其言。弟蠶之。止得一蠶。如常蠶。穀種之。復一莖植焉。將熟。亦爲鳥所銜。其弟大悅。隨之入山。至鳥入處。遇羣鬼。怒曰。是竊予金錐者。乃執之。謂曰。爾欲爲我築糠一作塘三版乎。欲爾鼻長一丈乎。其弟請築糠三版。三日。饑困不成。求哀於鬼。乃拔其鼻。鼻如象而歸。國人怪而聚觀之。慚恚而卒。其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。因雷震。錐失所在。

臨瀨

一作

·西北有寺。寺僧智通。常持法華經入禪。每晏坐。必求寒林靜境。殆非人跡所至。經數年。忽夜有

人環其院呼智通。至曉聲方息。歷三夜。聲侵戶。智通不耐。應曰。汝呼我何事。可入來言也。有物長六尺餘。皂衣青面。張目巨吻。見僧初亦合手。智通熟視良久。謂曰。爾寒乎。就是向火。物亦就坐。智通但念經。至五更。物爲火所醉。因閉目開口。據爐而鼾。智通視之。乃以香匙舉灰火。寘其口中。物大呼起走。至闔若蹶聲。其寺背山。智通及明視蹶處。得木皮一片。登山尋之。數里見大青桐樹。稍已童矣。其下凹根。若新缺然。僧以木皮附之。合無蹤隙。其半有薪者。創成一蹬。深六寸餘。蓋魅之口。灰火滿其中。火猶熒熒。智通以焚之。其怪自絕。

南人相傳。秦漢前有洞主吳氏。土人呼爲吳洞。娶兩妻。一妻卒。有女名葉限。少惠。善陶。

一作鉤。

金父愛之。末

歲父卒。爲後母所苦。常令樵險汲深。時嘗得一鱗二寸餘。赭髻金目。遂潛養於盆水。日日長。易數器。大不能受。乃投於後池中。女所得餘食。輒沈以食之。女至。池魚必露首枕岸。他人至。不復出。其母知之。每伺之。魚未嘗見也。因詐女曰。爾無勞乎。吾爲爾新其襦。乃易其弊衣。後令汲於他泉。計里數百。一作里。也。母徐衣其女衣。袖利刀。行向池呼魚。魚卽出首。因斫殺之。魚已長丈餘。膳其肉。味倍常魚。藏其骨於鬱棲之下。逾日。女至向池。不復見魚矣。乃哭於野。忽有人被髮簷衣。自天而降。慰女曰。爾無哭。爾母殺爾魚矣。骨在龕下。爾歸。可取魚骨藏於室。所須第祈之。當隨爾也。女用其言。金璣衣食。隨欲而具。及洞節。母往。令女守庭果。女伺母行遠。亦往。衣翠紡上衣。躡金履。母所生女認之。謂母曰。此甚似姊也。母亦疑。

之女覺違反。遂遣一隻履爲洞人所得。母歸。但見女抱庭樹眠。亦不之慮。其洞隣海島。島中有國名陀汗。兵強。王數十島。水界數千里。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。國主得之。命其左右履之。足小者履減一寸。乃令一國婦人履之。竟無一稱者。其輕如毛。履石無聲。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。遂禁錮而拷掠之。竟不知所從來。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。卽遍歷人家捕之。若有女履者。捕之以告。陀汗王怪之。乃搜其室。得葉限。令履之而信。葉限因衣翠紡衣。躡履而進。色若天人也。始具事於王。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。其母及女卽爲飛石擊死。洞人哀之。埋於石坑。命曰懷女塚。洞人以爲祿祀。求女必應。陀汗王至國。以葉限爲上婦。一年。王貪求。祈於魚骨。寶玉無限。逾年不復應。王乃葬魚骨於海岸。用珠百斛藏之。以金爲際。至徵卒叛時。將發以贍軍。一夕爲海潮所淪。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。士元本邕州洞中人。多記得南中怪事。

太和五年。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。病無不差。於午忽無病死。經宿而蘇。言始夢至一處。城壁臺殿如王者居。見一人臥。召前祖視。左膊有腫大如杯。令超治之。卽爲鍼。出膿升餘。顧黃衣吏曰。可領視畢也。超隨入一門。門署曰畢院。庭中有人眼數千。聚成山。視肉迭瞬明滅。黃衣曰。此卽畢也。俄有二人形甚奇偉。分處左右。鼓巨箠以激眼。聚扇而起。或飛或走。或爲人者。頃刻而盡。超訪其故。黃衣吏曰。有生之類。先死爲畢。言次忽活。

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。夜至一驛。纔臥。見物如猪者。突上廳階。鵠驚走。透後門投驛廐。潛身草積中。屏息。

且伺之。怪亦隨至。聲遠草積數匝。瞪目相視。鵠所潛處。忽變爲巨星。騰起數道燭天。鵠左右取燭。索鵠於草積中。已卒矣。半日方蘇。因說所見。未旬無病而死。

元和中。國子監學生周乙者。常夜習業。忽見一小鬼鬚鬢。頭長二尺餘。滿頭碎光如星。眨眨

一作癸

可惡。

戲燈弄硯。紛紜不止。學生素有膽。叱之稍却。復傍書案。因伺其所爲。漸逼近。乙因擒之。踞坐求哀。辭頗苦切。天將曉。覺如物折聲。視之。乃弊木杓也。其上粘粟百餘粒。

貞元

一作上

中。蜀郡有僧志功

一作志

言住寶相寺持經。夜久忽有飛蟲五六枚。大如蠅。金色。迭飛起燈

焰。或蹲於炷花上鼓翅。與火一色。久乃滅。焰中如此數夕。童子擊墮一枚。乃薰陸香也。亦無形狀。自是不復見。

元和初。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。父努眼。和子性忍。常攘狗及貓食之。爲坊市之患。常臂鵠立於衢。見二人紫衣呼曰。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。和子卽遽祇揖。又曰。有故可隙處言也。因行數步。止於人外。言冥司追公可卽去。和子初不受。曰。人也。何給言。又曰。我卽鬼。因探懷中出一牒。印窠猶溼。見其姓名分明。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。和子驚懼。乃棄鵠子拜祈之。且曰。我分死。爾必爲我暫留。具少酒。鬼固辭不獲。已初將入畢羅肆。鬼掩鼻不肯前。乃延於旗亭杜家。揖讓獨言。人以爲狂也。遂索酒九盃。自飲三盃。六盃虛設于西座。且求其爲方便。以免二鬼相顧。我等旣受一醉之恩。須爲作計。因起曰。姑遲我數刻當返。未移時至。曰。君辦錢四十萬。爲君假三年命也。和子諾許。以翌日及午爲期。因酬酒直。且返其

酒嘗之。味如水矣。冷復冰齒。和子遽歸。貨衣具鑿楮。如期備酌焚之。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。及三日。和子卒。鬼言三年。蓋人間三日也。

貞元末。開州軍將冉從長。輕財好事。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。有畫人甯采圖。爲竹林會。甚工。坐客郭萱。柳成二秀才。每以氣相軋。柳忽眄圖。謂主人曰。此畫巧於體勢。失於意趣。今欲爲公設薄技。不施五色。令其精彩殊勝如何。冉驚曰。素不知秀才藝如此。然不假五色。其理安在。柳笑曰。我當入彼畫中治之。郭撫掌曰。君欲給三尺童子乎。柳因邀其賭。郭請以五千抵負。冉亦爲保。柳乃騰身赴圖而滅。坐客大駭。圖表於壁。衆摸索不獲。久之。柳忽語曰。郭子信來。聲若出畫中也。食頃。瞥自圖上墜下。指阮籍像曰。工夫祇及此。衆視之。覺阮籍圖像獨異。吻若方笑。甯采視之不復認。冉意其得道者。與郭俱謝之。數日。竟他去。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。目擊其事。

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。病狂發時。亂走不避井塹。其家爲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。公敏纔至。劉忽起曰。我暫出。不假爾治。因杖薪擔至田中。袒而運擔。狀若擊物。良久而返。笑曰。我病已矣。適打一鬼頭落。埋於田中。兄弟及呪者。猶以爲狂。不實之。遂同往驗焉。劉掘出一髑髏。戴赤髮十餘莖。其病竟愈。是會昌五年事。

柳璟知舉年。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。晝寢。夢徙倚於監門。有一人負衣囊。衣黃。訪明經姓氏。明經語之。其人笑曰。君來春及第。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。或言得者。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。店

外有大競驚日差矣。夢覺。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。忽見長與店子入門。曰。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。何不計直而去也。明經大駭。褫衣質之。且隨驗所夢。相其榻器。皆如夢中。乃謂店主曰。我與客俱夢中。至是。客豈食乎。店主驚曰。初怪客前畢羅悉完。疑其嫌置蒜也。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。悉及第。潞州軍校郭誼。先爲邯鄲郡牧使。因兄亡。遂於鄆州舉其先同塋。一作兄葬於礪州涇陽縣之西崗縣界。接山土中多石。有力葬者。率皆鑿石爲穴。誼之所卜亦鑿焉。積日倍工。忽透一穴。穴中有石長可四尺。形如守宮。支體首尾畢具。役者誤斷焉。誼惡之。將別卜地。白於劉從諫。從諫不許。因葬焉。後月餘。誼陷於廁。體仆幾死。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人。自是常恐悸。唵嚙不安。因哀請罷職。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。及賊積。一作劉阻兵。誼爲其魁。軍破梟首。其家無少長悉投井中死。鹽州從事鄭賓于言。石守宮見在礪州官庫中。

伊闕縣令李師晦。有兄弟任江南官。與一僧往還。常入山採藥。遇暴風雨。避於欹一作樹。須臾大震。有物瞥然墜地。倏而朗晴。僧就視。乃一石。形如樂器。可以懸擊者。其上平齊如削。其中有竅可盛。其下漸闊而圓。狀若垂囊。長二尺。厚三分。其左小缺。斑如碎錦。光澤可鑒。叩之有聲。僧意其異物。置於樵中歸。櫃而埋於禪牀下。爲其徒所見。往往有知者。李生懇求一見。僧確然言無。忽一日。僧召李生。旣至。執手曰。貧道已力衰弱。無常將至。君前所求物。聊用爲別。乃盡去侍者。引李生入臥內。撤榻掘地。捧匣授之而卒。

賊積阻命之時。臨洛市中。百姓有推磨。盲驟無故死。因賣之。屠者剖腹中得二石。大如合拳。紫色赤斑。瑩潤可愛。屠者遂送積。乃留之。

韋溫爲宣州。病瘡於首。因託後事於女壻。且曰。予年二十九。爲校書郎。夢滄水中流。見二吏賣牒。相召。一吏至。言彼墳至大。功須萬日。今未也。今正萬日。予豈逃乎。不累日而卒。

醴泉尉崔汾仲。兄居長安崇賢里。夏月乘涼於庭際。疎曠月色。方午風過。覺有異香。頃間。聞南垣土動。簾簾。崔生意其虵鼠也。忽覩一道士。大言曰。大好月色。崔驚懼。遽走。道士緩步庭中。年可四十。風儀清古。良久。妓女十餘。排大門而入。輕綃翠翹。豔冶絕世。有從者具香茵。列坐月中。崔生疑其狐媚。以枕投門。闔警之。道士小顧。怒曰。我以此差靜。復貪月色。初無延佇之意。敢此麓率。復厲聲曰。此處有地界耶。欬有二人。長纔三尺。巨首儻耳。唯伏其前。道士頤指崔生所止。曰。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。可領來。二人趨出一餉間。崔生見其父母及兄。悉至。衛者數十。捽曳扶之。道士叱曰。我在此。敢縱子無禮乎。父母叩頭曰。幽明隔絕。誨責不及。道士叱遣之。復顧二鬼曰。捉此癡人來。二鬼跳及門。以赤物如彈丸。遙投崔生口中。乃細赤綆也。遂釣出於庭中。又詬辱之。崔驚失音。不得自理。崔僕妾號泣。其妓羅拜曰。彼凡人。因訝僊官無故而至。非有大過。怒解。乃拂衣由大門而去。崔病如中惡。五六日方差。因迎祭酒醺謝。亦無他。崔生初隔紙隙。見亡兄以帛抹脣。如損狀。僕使共訝之。一婢泣曰。幾郎就木之時。面衣忘開口。其時忽忽就剪。誤傷下脣。然傍人無見者。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。猶負此苦。

辛祕五經擢第後。常州赴婚。行至陝。因息於樹陰。傍有乞兒箕坐。痾面蟣衣。訪辛行止。辛不耐而去。乞兒亦隨之。辛馬劣不能相遠。乞兒強言不已。前及一衣綠者。辛揖而與之語。乞兒後應和。行里餘。綠衣者忽前馬驟去。辛怪之。獨言此人何忽如是。乞兒曰。彼時至。豈自由乎。辛覺語異。始問之曰。君言時至。何也。乞兒曰。少頃當自知之。將及店。見數十人擁店問之。乃綠衣者卒矣。辛大驚異。遽卑下之。因褫衣衣之。脫乘乘之。乞兒初無謝意。語言往往有精義。至汴。謂辛曰。某止是矣。公所適何事也。辛以娶約語之。乞兒笑曰。公士人。業不可止。此非君妻。公婚期甚遠。隔一日。乃扛一器酒。與辛別。指相國寺剎曰。及午而焚。可遲此而別。如期。剎無故火發。壞其相輪。臨去以綾帕複贈辛。帶有一結。語辛異時有疑。當發視也。積二十餘年。辛爲渭南尉。始婚裴氏。洎裴生日。會親賓。忽憶乞兒之言。解帕複結。得楮幅。大如手板。署曰。辛祕妻河東裴氏。某月日生。乃其日也。辛計別乞兒之年。妻尙未生。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。方之蒙袂輯履。有憤於黔婁。擿植索塗。見稱於揚子。差不同耳。

酉陽雜俎續集卷二

支諾臯中

上都渾瑊宅戟門內一小槐樹。樹有穴。大如錢。每夜月霽後。有蚓如巨臂。長二尺餘。白頸紅斑。領蚓數百條如索。緣樹枝條。及曉悉入穴。或時衆鳴。往往成曲。學士張乘言。渾令公時。堂前忽有一樹。從地踊出。蚯蚓遍掛其上。已有出處。忘其書名目。

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。發花千朵。花盛時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。長尺餘。遊於上。如此七八年。人將掩之。輒失所在。

太和七年。上都青龍寺僧契宗。俗家在樊州。

一作川。

其兄樊竟。因病熱。乃狂言虛笑。契宗精神總持。遂焚香

勅勒。兄忽詬罵曰。汝是僧。第歸寺住持。何橫於事。我止居在南柯。愛汝苗碩多穫。故暫來耳。契宗疑其狐魅。復禁桃枝擊之。其兄但笑曰。汝打兄不順。神當殛汝。可加力勿止。契宗知其無奈何。乃已。病者歛起。牽其母。母遂中惡。援其妻。妻亦卒。迺募其弟婦。回面失明。經日悉復舊。乃語契宗曰。爾不去。當喚我眷屬來。言已有鼠數百。穀穀作聲。大於常鼠。與人相觸。驅逐不去。及明。失所在。契宗恐怖加切。其兄又曰。慎爾聲氣。吾不懼爾。今須我大兄弟自來。因長呼曰。寒月寒月。可來此。至三呼。有物大如狸。赤如火。從病者脚起。緣衾止於腹上。目光四射。契宗持刀就擊之。中物一足。遂跳出戶。燭其穴。蹤至一房。見其

物潛走甕中。契宗舉巨盆覆之。泥固其隙。經三日發視。其物如鐵。不得動。因以油煎殺之。臭達數里。其兄遂愈。月餘。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。衆意其與蠱。

貞元中。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。手植榆於路傍成林。構茅屋數椽。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。官者卽延憩。具茗。有兒年十三。每令伺客。忽一日白其父。路有女子求水。因令呼入。女少年。衣碧襦。白幅巾。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。夫死無兒。今服禪矣。將適馬嵬。訪親情。丐衣食。言語明悟。舉止可愛。王申乃留飯之。謂曰。今日暮夜。可宿此。達明去也。女亦欣然從之。其妻遂納之後堂。呼之爲妹。倩其成衣數事。自午至戌。悉辦。鍼綴細密。殆非人工。王申大驚異。妻尤愛之。乃戲曰。妹旣無極親。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。女笑曰。身旣無託。願執麓井竈。王申卽日賃衣貫禮爲新婦。其夕暑熱。戒其夫近多盜。不可闢門。卽舉巨椽捍而寢。及夜半。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。被食將盡矣。驚欲省其子。王申怒之。老人得好新婦。喜極嚙言耶。妻還睡。復夢如初。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。悉不復應。啓其戶。戶牢如鍵。乃壞門。闔纔開。有物圓目鑿齒。體如藍色。衝人而去。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。

枝江縣令張汀。子名省躬。汀亡。因住枝江。有張垂者。舉秀才。下第。客於蜀。與省躬素未相識。太和八年。省躬晝寢。忽夢一人。自言姓張名垂。因與之接。歡狎彌日。將去。留贈詩一首。曰。戚戚復戚戚。秋堂百年色。而我獨茫茫。荒郊遇寒食。驚覺。遽錄其詩。數日卒。

江淮有何亞秦。彎弓三百斤。常解鬪牛。脫其一角。又過蘄州。遇一人。長六尺餘。髯而甚。口呼亞秦。可負我。

過橋。亞秦知其非人。因爲背覺腦冷如冰。卽急投至交牛柱。乃擊之。化爲杉木。瀝血升餘。

長慶初。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。出長夏門。有一人負布囊。求寄囊於車中。且戒勿妄開。因返入利俗坊。纔入坊內。有哭聲起。受寄者發囊視之。其口結以生縲。內有一物。狀如牛胞。及黑繩長數尺。百姓驚遽斂結之。有頃。其人亦至。復曰。我足痛。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。百姓知其異。許之。其人登車。覽其囊。不悅。顧曰。何無信。百姓謝之。又曰。我非人。冥司俾予錄五百人。明歷。號晉絳。及至此。人多蟲。唯得二十五人耳。今須往徐泗。又曰。君曉予言蟲乎。患赤瘡卽蟲耳。車行二里。遂辭有程。不可久留。君有壽者。不復憂矣。忽負囊下車。失所在。其年夏。天下多患赤瘡。少有死者。

元和中。光宅坊百姓失名氏。其家有病者。將困。迎僧持念。妻兒環守之。一夕。衆髣髴見一人入戶。衆遂驚逐。乃投於甕間。其家以湯沃之。得一袋。蓋鬼間所謂搗氣袋也。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。甚哀切。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。其家因擲還之。病者卽愈。

相傳人將死。蟲離身。或云取病者。蟲於牀前。可以卜病。將差。蟲行向病者。背則死。

興州有一處。名雷穴。水常半穴。每雷聲。水寒穴流。魚隨流而出。百姓每候雷聲。繞樹布網。獲魚無限。非雷聲。漁子聚鼓於穴口。魚亦輒出。所獲半於雷時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。與親故書說其事。

上都務本坊貞元中。有一家因打牆掘地。遇一石函。發之。見物如絲滿函。飛出於外。驚視之。次忽有一人起於函中。被白髮長丈餘。振衣而起。出門失所在。其家亦無他。前記之中多言此事。蓋道門太陰鍊形。